

第十一屆吳越佛教學術研討會側記

● 陳清香

去年（二〇一三年）十二月下旬，本人為應邀出席由杭州市佛教協會主辦、杭州市宗教研究會協辦、杭州佛學院承辦的「第十一屆吳越佛教學術研討會」，於二十二日一早五時四十分出門，上了計程車，直奔松山機場，和旅法粉彩畫家，現任教於輔仁大學及清華大學的楊雪梅居士會合，一起 check in 後，搭復興航空八時十五分起飛，一小時半後抵達杭州蕭山國際機場，下機後，再辦落地加簽手續，約十時半左右，走出機場，早有中國計量學院的王連冬博士來接，搭車直駛赴計量學院，一小時後住進校內的方圓樓賓館。

由該校人文學院邱高興院長的接待，瀏覽了計量學院的校園，中午在聞潮酒店用餐，下午在王連冬陪導下，參觀杭州博物館，看盡出土史前陶器，又參觀杭州中國美術學院，這是民國初年，由蔡元培、林風眠所創辦的名校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與雪梅畫師在計量學院研究室作專題演講，研究室中有該校計量史與計量文化研究所所長何兆泉博士，與院內研究生一齊前來聽講。

演講之前，首先將臺灣帶來的兩幅佛藝史上具代表性的放大複製圖像畫，呈現之贈送給計量學院，由邱院長代表接受。一為原出土於新疆和闐，現存法國居美博物館的〈盧舍那佛圖〉，一為日本東大寺藏的〈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圖〉。

在邱院長致詞介紹之後，筆者便以「佛教造像的演變歷史」為題，作第一場的專題講演，將最初佛教造像的誕生、外形象徵的意義，入華後歷代佛教圖像的風格演變、不同題材的義理特徵，以ppt的方式逐次呈現之。

筆者講完後，稍作討論，楊雪梅緊接著作第二場的專題演講。

雪梅的題目是：「紅塵無懼，樂音盈空——〈二十五聖眾來迎圖〉」，這是介紹雪梅親筆的大畫作，詳述畫中各部位



圖一：靈隱寺大雄寶殿 主尊後方善財童子五十三參

的細步勾勒用色等。雪梅早年留學法國，專研西洋繪畫史，又勤練作畫技巧，構圖用筆設色自成一格，皈依聖嚴法師後，致力於佛畫創作，〈二十五聖眾來迎圖〉自是當代佛教圖像的精彩之作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早上九時半，黃官飛與蘆迪二研究生來接，由周居士（女）駕車來接，共赴南宋官窯博物館，看盡了內中依山而建的五個展覽館，包括郊壇下和老虎洞窯遺址展示區，以及

「中國陶瓷文化展區」。前者陳列著大量出土的官窯瓷器，雖均屬由碎片拼接的器物，但已能由造型釉色體現出南宋皇室的審美意識。而遺址大廳內，一條長四十餘公尺的龍窯，沿山勢拾級而上，氣勢最為壯闊。

下午又特別到弘一法師最初出家的虎跑寺一遊。此寺已廢，但部分殿宇仍在，也闢有弘一大師紀念館，陳列著弘一大師一生重要事蹟圖片，且將一生關鍵性的年譜，列述於牆上。如留學日本、任教浙江兩級師範學院、作曲〈早秋〉、〈送別〉、出家虎跑寺、編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》、寫《華嚴經十迴向品初迴向章》、創佛教養正院、講經泉州開元寺等等。細讀每個階段情景，無不均令人感動萬分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，離開賓館，搭乘邱院長座車直趨杭州花家山莊，約一小時半車程到達。報到手續辦理完竣後，領了開會資料及兩本厚厚的會前論文集，將行李放置在房間後，因邱院長有事須赴靈隱寺接洽，遂搭其便車直往靈隱寺。筆者是舊地重遊，和雪梅兩人下車後，一路逛了寺園內

的羅漢堂、大雄寶殿（圖一）、藥師殿、天王殿等。

靈隱寺是杭州最具規模的佛寺，相傳始建於東晉，由印度僧人慧理所創。至梁武帝時規模初具，五代吳越王錢鏐，曾命永明延壽大師重建石幢、佛閣、法堂等，使寺院煥然一新。而宋代以下，累代受朝廷的關注，幾度經歷興衰，近年是走入全盛期，只是殿宇供像，幾乎全為當代作品。較為珍貴的古物為天王殿前，東西兩側所各立石幢，為北宋開寶二年（西元九六九年）所建，東高八・〇四，西高十一・八九公尺，上刻《大佛頂首陀羅尼經》與《佛說隨求即得自在陀羅尼神咒經》。（圖二）

出了山門，又引領著雪梅走到對面的飛來峰，重新再巡禮摩崖上一尊尊的雕像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在花家山莊賓館早餐，八時過後，與會大眾一齊搭車赴靈隱寺，在杭州佛學院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，又赴藥師殿的頂上殿，舉行當代畫家筆下的佛畫展揭幕儀式，展覽會場上遇到韋陀夫婦，與之合影。中午在靈隱寺裡用餐。下午返山莊，開始正式的分組研討會，此次共收了九十篇論文，共分三個場所，同時進行發表研討。

第一會場，先後有黃劍華、劉闖、董廣強、王斌、賴天兵、陳清香、何鴻、楊冰華等發表論文，主題較偏於早期佛教藝術史者，每一篇均有其創見。



圖二：靈隱寺宋代石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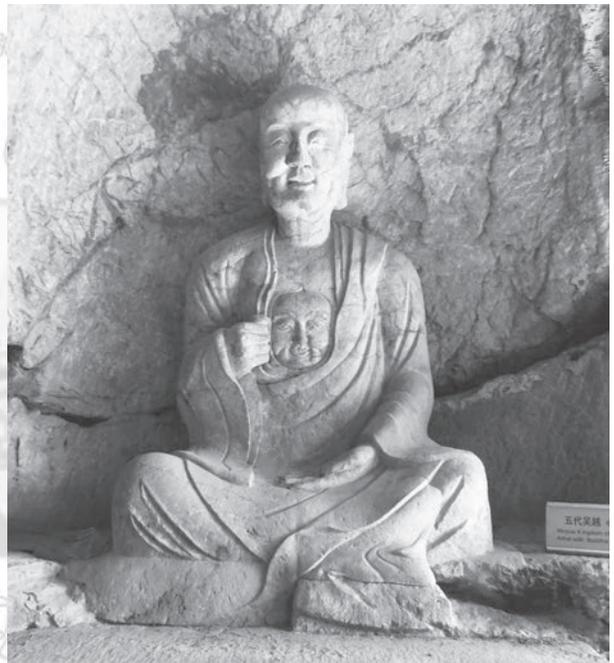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三：吳越佛教研討會一景

在會中，筆者以〈文殊普賢菩薩在杭州西湖石窟的圖像表現〉為題，舉西湖石窟中四組文殊普賢菩薩圖像，以ppt方式呈現，說明由五代經兩宋至元代等，歷經五百年，其風格的遞變，引起與會學者的討論。由於所秀圖像不是十分清晰，接續發表的何鴻（中國美術學院教授），卻保有清晰圖檔，因此，晚上受何鴻教授邀，與黃劍華、羅二紅（雲南師範大學研究生）共赴位於中國美術學院旁的何家，參觀了他個人創作、收藏及教學的畫室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在花家山莊賓館早餐，八時半起，繼續分組討論，第一會場有梁怡、楊春雨、胡同慶、鄔宗玲、楊紅軍、楊俊芳、鐘秋思、蔣曉春、沙武田、楊雄等發表論文。（圖三）

中午十二時，用餐完畢，搭何鴻車，與毛銘、楊紅軍等二人，一齊往煙霞洞考查，在洞窟門口，見到了被調換位子的大勢至菩薩與觀世音菩薩兩雕像，再進洞內一望，十六羅漢像羅列其間，對每尊羅漢均仔細端詳，猶如故友重逢，令人興奮（圖四）。離開煙霞洞後，又入



圖四：煙霞洞內開心羅漢

石屋洞，原有的五百羅漢像，可惜全為近年重刻者。

一時三十分趕回山莊，趕赴參加閉幕典禮。由邱高興院長主持，分別立了三個程序：一為各分組的總結；二為中國美術學院研究生處，處長毛建波教授上台報告「吳越佛教學術研討會」成立的演變與活動原委；三為杭州佛協會與佛學會的法師，作屬於佛教活動的總結。

其中分組總結，是由黃劍華、陳清香、王一飛、楊秀清四人分別上台發言，作當組的總結。

筆者被邀請於閉幕典禮發表感言，其內容大要是：



「感謝主辦單位的寵邀，能再度來杭州參與盛會，此次會議有幾個特色：

一者，二十餘年來，筆者應邀出席學術研討會，先後在天津、青島、濟南、北京、龍門、雲岡、敦煌、庫車、蘭州、重慶等城市與會，每次均離不開當地佛教藝術的主題，但無論在那個佛教勝地召開，均不曾定名曰『佛教藝術』為討論主軸。而此次是首度以『佛教藝術』為題而作為討論重心的研討會。

二者，在『佛教藝術』的主題下，就地域而言，此次議題涵蓋了西起絲路河西走廊、華北，東至北京、山東，西南及於四川、雲南，東南則至江南、泰國，可謂遍及全中國的佛教藝術遺蹟。

三者，就時代性而言，議題起自漢晉，中經南北朝、隋唐，延及宋元明清，此已是一部完整的中國佛教藝術史。而更有甚者，及與近現代，能與當代二十一世紀創新風格的佛教藝術作品相銜接，更是貫通古今。

四者，九十餘篇論文的發表者，上至八十歲高齡的老先生，中有在不同領域耕耘有成的專家，下有仍在學中的博碩研究生，在年齡層上，可謂結合老中青三代的學者。

綜合以上四大特色，此次的研討會是共創了當代佛教藝術探討的新紀元，是值得喝彩的。」

晚餐後，接受香象法師贈送六本《吳越佛教》，搬回房間，頓時行李超重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早餐在花家山莊賓館，九時左右，賴騫宇教授駕車前來，載上寧越、筆者、楊雪梅一齊欲參觀「敦煌藝術展」，先往浙江博物館，進去一看，門可羅雀。再出門往浙江美術館，到館後，已是十時三十分，果然看到挑高的大堂上，莫高窟一五八窟的涅槃佛複製像，橫臥其間，廣闊的大堂內，人潮洶湧，座無虛席，貴賓正在開幕席上致詞。

這個名曰：「煌煌大觀」的敦煌展，共分五大主題：曰「絲路明珠」、「莊嚴佛宮」、「風雨歷程」、「發現藏經洞」、「浙江學者敦煌學研究成果」等。

其中比較令人矚目者，如複製重要洞窟造像與壁畫，複製七個洞窟，臨摹壁畫五十九幅，複製彩塑十尊。包括北涼的二七五窟（如常書鴻臨摹的九色鹿本生故事）、初唐的二二〇窟、盛唐的一九四窟（如孫紀元複製的菩薩立像）、中唐的一五八窟（如杜永衛、李林、王堃以4 / 5比例複製的涅槃像）、元代第三窟等，看來是接近原尺寸的繪畫塑作的原窟形。（圖五）

其次，白描與彩色的張大千模畫稿，藏經洞出土經卷真蹟由藏經洞流出，現藏巴黎吉美博物館、大英博物館等的捲軸畫，前者如《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》唐代寫本，十分珍貴。

再者，如百年來浙江籍的敦煌學者的生平及研究敦煌的著作，也十分可觀。

中午走出展覽場時，迎面而來的一位電臺的記者及攝影者，當面採訪觀看的感想，筆者接受採訪，表示：



圖五：敦煌藝術展二七五窟複製壁畫

這是一次規模盛大的展覽，在江南的博物館中委實不多見，走入場中，彷彿親自走入敦煌莫高窟一般，且比親訪莫高窟，更具實際效益。因親訪莫高窟時，每進一窟，都要買門票，所費不貲，且入洞之後，漆黑一遍，不准拍照，手電筒照東不及西，難窺全貌。

而今日在此地看展，雖都屬仿製品，但所選都是莫高窟每一時期的代表作，可先予全面化的詳加瀏覽後，他日再看真品，領會更高。

且此次展題，除了莫高窟的塑像繪作外，張大千的摹本、流落至外國的十七窟藏經洞的原件，以及世紀以來耕耘敦煌的功臣學者的事蹟成果展現，這些都是很精彩的，即使進了莫高窟也看不見。

總之，二〇一三年十二月的杭州行，看到了「佛教美術」主題的探討與創作，已由萌芽期走向茁長發光的地步，反觀國內的耕耘者，應知所警惕了。🕒